

晚清商务英语速成读本考论

□ 河南工程学院 刘汝举

摘要 晚期时期,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渐趋发达,激发了商界日益增长的英语学习热潮,出现了一些早期的商务英语速成读本,对于提高普通民众的英语交流能力起到了推动作用。

关键词 晚清 商务英语 速成读本

一、《红毛通用番话》

19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之间,伴随着中国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客观需要,商人们学习英语的热情空前高涨,出现了“洋泾浜英语”。所谓洋泾浜英语,是指那些未接受过正规英语教育的上海人所说的蹩脚英语,其特点一是不讲语法,二是按中国话“字对字”地转成英语。这段时期,在中国沿海地区也出现了一些题名为“红毛番话”、“红毛鬼话”等的初级英文读物。据1837年10月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卫三畏发表在《中国丛报》的一篇文章记载,当时流行的两本词汇集是《澳门番话杂字全套》和《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其中前者主要记录洋泾浜葡萄牙语单词和词组,全书34页,共包括1200个词语;后者主要记录洋泾浜英语单词和词组,全书16页,共包括400个词语。之后,以广东沿海地区为核心,逐渐形成了署名略有差异但内容基本一致的英语速成读本,其由不同的书籍出版商刻印刊行,包括以文堂刻本、成德堂刻本、璧经堂刻本以及富桂堂刻本等,读本的名称则有《红毛通用番话》、《红毛买卖通用鬼话》以及《红毛番话贸易须知》等不同称谓。比如广州璧经堂刊刻的《红毛通用番话》,全书共收录有词汇或短语合计372条,并且按照“生意数目”、“人物俗语”、“言语通用”以及“食物杂用”等四个方面进行分门别类,收录的词语均具有商业贸易的特征,其中“生意数目”就收录有“一到百、千、万”等数目字以及“一厘、一两、一尺、一斤”等数量词;“人物俗语”收录有“皇帝、老爷、买办、财主、老公、老婆”等词语;“言语通用”收录有“请、坐、价钱、你买、你要”等词语;“食物杂用”收录有“面头、砂糖、西瓜、咸鱼”等词语,展现的都是日常实用生活词汇和商务贸易往来用语^[1]。作为最早的汇集汉字以标注英语词汇读音符号的词表,《红毛通用番话》等英语速成读本现在看来尽管非常粗糙简单,但在晚清时期却是中英商务文化交际中最早的一种重要工具书,其对培养沿海第一批虽然不能阅读英文文章但却可以讲一口简单英语口语的码头通事和跑街、跑楼先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从事这些涉外职业的人所具有的重要技能和生存手段。

二、《华英通用杂话》

《华英通用杂话》是英国人汤姆·罗卜聘编撰完成的另外一本晚清英语速成读本。罗卜聘1834年来到中国广州,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文学造诣,他很快利用业余时间学会了汉语,是当时很少懂得汉语口语和认识汉字的外国人之一。鸦片战争爆发后,罗卜聘随英军先后在广东、浙江和澳门等地活动,《中英南京条约》谈判时为英方翻译,1844年被任命为宁波第一任英国领事,两年后在任地病逝。罗卜聘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具有浓厚兴趣,1839年他曾将《今古奇观》中的短篇小说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英国民众。在开展中英商务贸易的过程中,罗卜聘认为很有必要编撰一本英汉对照的词汇集以便于使那些积极学习英语的中国商贾与西方商人能够进行深入有效的沟

通,他曾坦言:“余寓粤东多年……然计汉人畅晓英语者,不过洋务中百十人而已。此外南北各省竟无一人能略知者……余故选其贸易中必须之句,译出汉字英语,纂成书本,使学者有所头绪,乃能用心,不至谈之无路也。”于是,1843年8月,罗卜聘在广州编刊了一本名为《华英通用杂话》的英语速成读本。在该读本中,罗卜聘将正文分为“生意数目”和“日常口头语”等两大门类,以英汉对照方式罗列了日常商务贸易中常用词汇、短语与句子^[2]。同时,在编撰该读本时,罗卜聘还非常重视中外跨文化交际中称呼词语的广泛运用,展现了人们在社会交际中对彼此地位、身份及多样关系的认定方式,使得《华英通用杂话》较之于其他英语读本具有更加特殊的功能和作用。

三、《英语集全》

19世纪60年代,篇幅最多、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英语速成读本可能要算是由唐廷枢编著的《英语集全》了。唐廷枢是广东香山人,1842年,他曾就读于香港马礼逊学校,后到香港英华书院就读,前后在香港的教会学校共接受过六年系统的英文教育,其英语口语纯正流利,英语写作潇洒漂亮,曾受聘于香港政府巡理厅翻译职务长达七年之久。唐廷枢的英语能力水准深得众多英国洋行经理的赞誉,比如怡和洋行经理惠戴尔曾称赞其“英文写得非常完美”,怡和洋行经理基希则称赞其“英文是如此地精通”,琼记洋行的费伦甚至称赞其“说起英语来就如同一个典型的英国人”。对于唐廷枢的英文造诣,晚清重臣李鸿章也曾对其评论说:“熟精洋学。于开采机宜、商情市价。详稽博考。”目睹广东中外商贸发达的现状,但很多亲友却由于不懂英语而吃亏甚至遭受无端的屈辱,唐廷枢决定编写一部适用于中国广大民众的英语读本,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第一部辞典和教科书的《英语集全》。在该书自序中,唐廷枢深刻指出:“因睹诸友不通英语,吃亏者有之,受人欺瞒者有之,或因不晓英语,受人凌辱者有之,故复将此书校正,自思不足以济世,不过为洋务中人稍为方便耳。”^[3]同时,他也意味深长地说:“此书系仿照本国书式,分别以便查览,与别英语书不同,且不但华人可能学英语,即英人美人亦可学华语也”,显示出开阔的思路与博大的胸怀。1862年由广州伟经堂刊行的《英语集全》分门别类地收录了6000多个英文词汇、短语和简单句子,在以汉字字句为主的基础上,该书列出英文原文字句,然后再以中文注英文译音,其中英文精炼准确,中文匹配得当,注音上则完全采用了广东口语,是一部既具备词典功能又具有教科书性质的综合性著作。自出版后,《英语集全》立刻受到当时许多从事商务贸易和对外交流活动人士的交口称赞,有人曾评论该书说:“分门别类,订谬指讹,莫不条分缕晰,至吹唇音、卷舌音心为分,尤发前人所未发,诚为习英语者之津梁也。”通过学习《英语集全》,有的人掌握了一些简单的英语字句,用于诸如货价的多少、物品的名称等基本的日常交流,有的人则由于刻苦努力和坚

清末民初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缫丝女工比较

□ 暨南大学历史系 朱 婵

摘要 长三角地区的女工多来自城市中的贫民阶层和周边农村,珠三角的女工则大部分源自当地的自梳女。缫丝业为两地的女工提供经济来源,改变了她们原有的思维方式和意识观念,使其逐渐获得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

关键词 长三角 珠三角 缫丝女工 自梳女

我国育蚕事业历史悠久,“创始于黄帝元妃西陵氏。……上行下效,遗泽相承,绵延至今”^[1]。长三角地区的传统桑蚕业一直享誉全国,珠三角乃后起之秀,两地都属于季风气候,温和湿润,桑植繁盛。鸦片战争以降,欧风东渐,美雨西移,沿海通商口岸最早受之影响,广州、上海首当其冲。19世纪70年代近代意义上的机器缫丝工业渐渐兴起,缫丝从传统农村脱离出来,丝厂在长三角、珠三角渐渐涌现,近代第一批女工便在这丝厂里产生了。长三角、珠三角在桑蚕传统、自然地理条件和引进技术方面有着惊人相似性,两地的缫丝女工群体颇有可比性。本文拙拟从女工来源、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对两地缫丝女工的异同作简要分析。

一、两地缫丝女工的来源

传统的家庭桑蚕手工业,由于女子天生“主静,凡采桑饲蚕调和温暖,微验健弱,体察眠起,及烘茧制丝纺织等手续,无一可鲁莽从事”^[2]。女子以柔软之手段,运静细之心思,在“桑蚕所经各阶段,如……蚕之收蚁给桑除沙上簇摘茧制种,丝之煮茧索绪添接接头束装括造等”^[3]都得心应手。所以女子是育蚕缫丝的最佳选择,加上她们任劳任怨、高效率、低工资和世代传承的缫丝技术,使其取代男工,在缫丝行业占领一席之地。

1.长三角地区缫丝女工的来源。长江三角洲气候温和、沿海沿江,缫丝工业在上海、无锡发展迅速,最初上海丝厂女工主要来源于城市中贫民阶层与近郊农村,后来慢慢扩至江北的贫苦农村。到1910年,上海丝厂70%的女工为江北人。

1895年之前,长三角的机器缫丝厂主要集中在上海市。最早建立缫丝厂的是外商、洋行,最早的女工也出现于此类丝厂。外商之所以把丝厂设在上海,是因为他们只获得了在上海设立工厂的资格。早在1861年英商建立怡和缫丝厂时,梅哲就想把丝厂设在养蚕区,以便获得蚕茧原料,但没能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丝厂落成后,起初雇

用有经验的中国男工,但很快发现女子具有上文提到的诸多优势,便陆续雇佣25名女工,工资仅为男工的三分之一。之后,外商缫丝厂雇用中国女工的现象越来越多,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各“外国机器缫丝厂,雇佣中国女工约二千人”^[4],在“工贱而丝极美”的诱惑下,外商喜于雇用中国女工。

长三角的民族资本缫丝厂,大部分也都兴建在上海市,或许是为了便于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或许是一种简单的模仿外商。上海机器缫丝局“雇佣妇女极多,每日计需用女工数百人。凡一切剥茧、拣茧、司机、司缫诸事,莫不假手于妇女”^[5]。周边农村女子受雇于工厂,被社会认知、接受的步伐越来越迅速。

2.珠三角地区缫丝女工的来源。与长三角迥然不同,珠三角的缫丝工业多是由民族资本家带动发展起来的,其丝厂主要依靠绅士、丝商、银号主投资,并得力于华侨资本。

珠三角丝厂大都建在顺德和南海两地,早在1872年,陈启沅就在南海“简村乡创设缫丝厂,名曰‘继昌隆’,容女工六七百人”^[6]。在该厂的“三百女工中,简村占一百二三十人,杏头村占百人左右,吉水村占五十余人,龙仍村占二三十人。各村距离简村约1—3里,她们上下班很方便”^[7]。由于丝厂坐落位置的便利性,家庭养蚕女子不需要离乡背井就可以进入当地的丝厂做工。据不完全统计,1881—1911年间顺德的86家缫丝厂中,其厂址可查的有38家,分布于26个乡镇或村镇^[8]。1924年统计的131家丝厂中,分散在顺德县41个大村落中,几乎每个大村落都设有丝厂^[9]。

由于丝厂都坐落在本村,缫丝女工绝大部分来源于当地的自梳女。自梳和不落家,是珠三角独特的婚嫁习俗。随着顺德、南海、番禺等地缫丝工业的勃然兴起,越来越多的自梳女加入到女工这一队伍中,缫丝业的发达,为自梳风气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顺德容奇缫丝厂1000人中,就有800名是自梳女。”丝厂很多都是当地土绅族长

持训练,说出来的英语非常熟练和地道,显示出一定的水准。

四、《英语会话音识》

《英语会话音识》是晚清时期在广东香山沿海一带广泛流传的英语速成读本,其刻本多已佚失,现存少量手抄本,比如其中的一本《英语会话音识》总共有153页,分别以“一字门”到“五字门”以及“职事人物门”等六个部分组成,在英语原文基础上标注有粤语注音,如“为何不早说”念为“屈科那恁士碧”,“我在船有事”念为“挨波地涉吉卑贱”等等。实际上,为了在国外求得生计,晚清时期广东香山人一直就有勤奋学习英语的悠久传统,懂得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寻求英语学习的不同途径,譬如著名大买办商人郑观应,讲述其早期学习英语的情形道:“年十七奉父命赴沪学商务,欲入英文书馆肄业,不获如愿,只在新德洋行买办秀山叔处供走

奔之劳,承教英语。”郑观应还认为“西法各种,西人藉以富强,已收实效,皆有程式。我步趋其后,较易见功。由西文译作中文,以西学化为中学,不及十年,中国人才无难与泰西相领颀”,倡导通过教育推动民众努力勤奋地学习英语,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应对西方侵略与压制的本领,发展民族主义经济。

总之,晚清时期,以《红毛通用番话》、《华英通用杂话》、《英语集全》和《英语会话音识》等为代表的英语速成读本的相继刊行,为中国民众接触和学习英语提供了必要条件,推动了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快速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 邹振环. 19世纪早期广州版商英贸易读本的编刊及其影响[J]. 学术研究, 2006(8).
- [2] 顾卫星. 中国早期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各体英语”读本[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7(4).
- [3] 刘泽生. 唐廷枢与早期中国实用英语教学法[J]. 广东史志, 2002(1).